

地 220.67  
4  
12

# 泗陽縣志

子

卷首

序

凡例

姓氏

目錄

卷一

圖叙及圖

民國初修泗陽縣志序

泗陽乾隆志卽桃源志凡八卷或病其簡蓋丁康熙大水昏墊之後掇拾艱辛僅乃有此迄於今二百年矣竊謂文獻放佚久將無徵規作新志實不可緩顧蓄此意未與邑人謀也今春邑紳張蔚西先生以書來述修志梗概將付殺青索序弁其端今而後泗陽有新志矣新志體例出自總纂蔚西先生手訂似因實創前所未有然尙以未獲一觀志稿爲憾近頃邑紳總纂王慰亭先生賁全稿見眎爲冊十有二爲卷二十有五大綱凡四子曰二十又一下下古今燦然大備烏虜盛已封疆肇造必溯桃祖舊志載桃源名縣始於有元卽金淮濱縣前此則未之有考今據後漢志知漢已立縣泗陽之名不始於今又考證元立縣在初葉非末季辨明桃源非桃泗陽縣志

卷首序

園字訛亦非明季改稱引據碣鑿卓然不磨疆域沿革舊志載分宿遷桃園地益以晉之廣陵郡本東漢淮浦縣地合而立治並未明言所割之淮浦地於宋爲何屬按淮浦於宋爲漣水縣而有淮陰縣介宿遷漣水之間竊意桃園益地當割淮陰淮陰西北境古爲淮浦地於事理爲近清河縣志亦言其淮水以北在漢當去猶淮浦二縣之交所屬莫得而詳焉角城爲自古道淮泗者必經之地一名甬城劉文淇揚州水道記以宿州之埧橋當之大誤據水經注地當在淮陰泗口清河縣志辯之謂在桃源而確址不詳今志稿載角城在治東二十里當在今李義口是可以祛讀鄙注者之疑結李義口角城接近大小清河枝分處眞所謂左右兩川翼夾二水者也泗陽縣城濱泗襟淮泗爲主水水北曰陽則縣治宜在

泗北今乃在南寰宇記謂泗陽卽魏陽魏陽城亦在泗水南均於義未安今志稿疑爲漢泗水由成子窪入淮引杜佑宿預爲故泗口之言爲證謂在水經注以前形勢而未敢定論此雖懸測然泗水故道有此新發明足生色矣班志載泗水至睢陵入淮與酈注不合或遂有指漢泗水經睢甯至盱眙對岸之舊泗州入淮後人沿誤徑指泗盱淮水爲泗水其失愈遠抑知舊泗州非古也古泗州卽今宿遷縣唐開元遷州於盱眙對岸仍名泗州與泗水無涉古睢陵至盱眙水道爲潼水北通泗南通淮淮泗津通以致沿誤又盱眙對岸有隋通濟渠口唐宋或稱汴渠導自歸德古汴渠經永宿至泗州兩城間入淮胡渭禹貢錐指謂不知何時有此水道楊守敬歷代地理志圖直指歸徐古汴渠爲通濟渠詎知通濟渠固泗陽縣志

卷首序

二

不經泗陽今志稿慎于去取可稱翔實甚矣考古之難也惟泗水必經泗陽稿無疑義宿預有泗口而入淮不在宿預必有兩水相觸始名爲口宿預觸泗之水曰睢睢口曰小河口在白洋河口以北恰當古宿預治南睢口亦可稱泗口如淮陰泗口可稱淮口之例推之汝潁入淮之口均可稱淮口睢泗交流睢口泗口例得通稱且漢泗水果由宿預泗口南行入淮勢當入安河窪不當入成子窪入成子窪必經泗陽治而南而泗陽治不聞有泗口在酈亭以前泗水下流改道古籍無徵大小清河分支並非改道水經注似爲可據今志稿亦頗見及此或者漢泗陽縣治原在泗水北岸後移今治亦未可知據今圖成子窪上通卜家湖逼近邑治地勢較低意必有古水道於此分泗入淮今旣開其肩簾關於歷史變遷

存疑俟考實非鑿空可比縣既有淮而湮於洪澤盱眙志泗  
虹志清河志均載有洪澤鎮又有洪澤村傳聞距淮河東岸  
二十里距西岸三十里四面皆際湖未能確指其處宋仁宗  
時開洪澤運河自淮陰至洪澤鎮四十九里神宗時開龜山  
運河自洪澤鎮至龜山五十七里避淮險洪澤鎮似卽洪澤  
村洪澤有閘西與淮通又有洪澤驛洪澤館似均一地準以  
地望仍當求之於洪澤湖今志稿載洪澤館在吳城吳家勒  
地方相傳吳家牌坊舊基卽宋時洪澤驛站此珍聞極可貴  
吳家勒與淮陰縣泗縣昆界鎮地分隸他縣而館驛則爲泗  
陽所獨有證於宋運河道里之距亦合泗陽有角城又有洪  
澤驛據南北津要匪惟地勝其爲裨益於考古之參證夫豈  
尠哉凡此皆新志精粹處也圖表之作明今則必準測驗述  
泗陽縣志

卷首 序

三

古則不限金元表尤詳豁不爲苟作矣志十五卷特重河渠  
自餘紀載二百年中佚聞掌故蒐集靡遺氏族有志關係羣  
治極鉅藝文不立專志並具特識傳四卷皆卓然可傳者以  
視舊志奚翅霄壤竊嘗論之間世述作非旦莫可就亦非一  
手一足之烈張蔚西先生言庚申倡修志三載未成得老友  
王慰亭陶卓如兩君歸里主政又二稔迺克歲事於此可見  
茲事之難鴻篇鉅製積紙盈尺字字皆諸君子心力之所瘁  
也吾因之有感矣元明以前黃河不經泗陽有灌溉交通之  
利泗水附庸爲淩水爲崇河宿預置邸閣度其間人民休養  
生息秣遷化居必不如輓代之蕭索至元立縣後黃河漸南  
徙尙不爲患湯福新以一流寓而致巨富嘗築隄障淮又輸  
財濬邗溝開漣沭二水通舟澤延數世可知壤地膏沃風俗

淳厚桃源之名頡頏武陵樂土殆不虛稱明黃河奪淮假道  
汴睢渦潁均必經桃源水禍始亟隆萬尤甚清康熙初黃河  
疊決崔鎮壩徐昇壩烟墩于家岡黃家嘴三義壩新莊口陳  
家樓七里溝龍窩口等處縣幾沉沒又邳宿睢河決必灌桃  
源桃源之民死亡流徙慘罹浩劫生機絕矣厥後河防漸固  
漫溢分減之災歲以爲常洪澤河築大隄淮扼於黃湖漲必  
倒漾桃源桃源劫運幾與黃河相終始咸豐初黃河北徙大  
困雖蘇而元氣經數十年未復以至於今痛史不忘蓋嘗低  
徊久之遠古之思不能已已今茲新志告成典麗肅皇凡百  
民治於茲發軔剝而必復之機兆矣民治之要義有二曰重  
農功曰興文教農功之本在水利文教之源在學校吾聞淮  
陰近歲挑河無慮數十道漣水普通教育有聲於時泗陽同

隸舊淮安府屬及今孟晉是烏可量吾更敬告修志諸君子  
此後泗陽應興應舉之事正多提倡之責匪異人任它日續  
修縣志之資料將於是取給焉諸君子儻有意乎

中華民國十五年七月江蘇省長陳陶遺序於金陵省署瞻

園

序

國史官書重典文私家紀錄通雅俗兩者不能相入也而惟  
葩經兼之古者太史陳詩以觀民風孔子採十五國風以冠  
於二雅三頌而合爲一編大之極於禮樂兵刑之盛細之詳  
於蟲魚草木之名或典麗而適皇或綺靡而猥瑣其要旨在  
辨國情而通世變非如尙書春秋格於義例專重典文不能  
兼通雅俗故知葩經之編纂官私一如也余謂今之縣志亦  
如是縣志官書非私家紀錄其例本乎史其義通乎經龍門  
之爲史記也曰紹明世正易傳本詩書春秋禮樂之際扶風  
之爲漢書也曰旁貫六經上下通洽然則志豈易爲哉吾宗  
慰西君以所輯泗陽縣志見示凡爲綱四曰圖曰表曰志曰  
傳爲目二十曰畧域沿革曰大事曰職官曰科第曰人物曰

地理曰古蹟曰河渠上中下曰鄉鎮曰建置曰經政曰田賦  
上中下曰教育曰實業曰交通曰氏族曰名宦曰鄉賢曰流  
寓曰列女釐爲二十五卷都五十萬言其分類無以異於他  
志而事理通達名物賅瞻取材雖限於偏隅數典必稽於冊  
府言其特色蓋有五焉武功簡輿世推傑作然事物多未詳  
備獻志沈博得未曾有是編於建置源流徵考靡遺採獻志  
之長弭武功之憾一也水利爲民生命脈清河魯志河渠廳  
汎專錄官書略於民間水道不知桑經酈注多於禹貢且百  
倍言惟其宜何必泥古是編辨析水利達於微茫披覽一過  
乃如身履田間寸土寸水皆有歸宿二也物產因時因地而  
異豳風月令故訓猶存諸志僅列其名略而弗詳非所以辨  
土宜利民用也孟子言王政首稱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

不可勝用又推之至於蠶桑田宅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可謂瑣屑詳盡今世物理學昌明凡物之生活狀況與其產地用途皆著之於篇以供學人之研究是編列物產於實業部首遠師古人近採新說三也實業交通時政之大經民國以來諸家著錄如蕪湖新昌復縣各志皆語焉不詳是編分列專門鉅眼卓識一時無兩四也氏族一門關係生齒之繁耗風俗之醇漓古人每兢兢焉明萬歷章邱志爲志四篇條編風土藝文而外姓氏與焉見董復亨章邱志序今所傳者清道光年本無之然中經二次重修不知何時刪削其陋可哂也民國新昌志列爲專門可謂知本是編仿用之而特加詳審五也具此五特色余固知泗陽之志之善也或曰志爲史之別裁宜文簡而事賅歐陽修五代史序曰事增於前文損於舊今志無乃辭費乎不知史莫大於春秋左傳韓子曰春秋謹嚴左氏浮夸然使無左氏作傳後人更何從瞭然於春秋紀事之本末且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然則非但春秋爲史卽詩亦史也民俗歌謠義兼美刺瞽矇諷誦感切興亡正變貞淫悉關予奪子長孟堅知此道者也故史記博采羣書漢書包羅萬有各能條貫以成一家之言夫豈若後之摻觚者簡陋枯燥味同嚼蠟哉余觀泗陽新志斐然煥然雖未必躋於古作者之林然條理始終毋漏毋濫亦庶幾弗慚大雅者矣爰書所見以爲之序而歸之

中華民國十四年古歷夏五彭城張伯英撰

民國

第一  
次修

泗陽縣志序

泗志失修久矣余捧檄來泗適省令促修志迺亟舉其事會  
邑望皆先後自外歸足成余事遂皆致之便從事焉閱七月  
志成將付印余乃爲之言曰嗚呼古之善治邑者能俟邑之  
一事一物無不得其措置之宜是遵何道哉豈非先究心於  
一邑之事物而洞悉其情形以爲措置之準而又進究其在  
古爲奚若在近爲奚若證之今時以盡悉其形勢之變而灼  
知其利害之歸然後酌古準今統籌兼顧敷施之以爲治故  
其治隆否則弗能善也余治泗卽持此義在蔣二年餘所得  
於紳民之稱述及循行鄉里之間見亦頗於此邦之風俗地  
理物產人望與夫政治制度之成規略識其概而求其對於  
疇昔之異同盛衰之比較則未所據以爲考覈嗚呼余將何  
泗陽縣志  
卷首  
序

七

藉以善其治乎今志成余觀之其爲表五曰疆域沿革曰大  
事曰職官曰科第曰人物爲志十一曰地理曰古蹟曰河渠  
曰鄉鎮曰建置曰經政曰田賦曰教育曰實業曰交通曰氏  
族爲傳四曰名宦曰鄉賢曰流寓曰列女網羅乎乾嘉以來  
之遺迹旁通乎稗官野史之記載綱舉而目張大明而細備  
庶足以爲此邦徵考之資而增吾牧民者治理之識則余與  
於修此志其所得爲非尠矣既言之遂書以質從事諸君子  
是爲序

中華民國十四年三月上旬卽乙丑年二月上旬簡任職國  
務院存記知泗陽縣事歷城李佩恩敬序

泗陽縣志序

干戈定文物興教化行典章備此千古不易之理放諸四海而皆準者也泗陽介江淮之間水土瘠薄而衝煩倍之每南北有事輒爲戎馬所侵陵民生其間者應供徭役保聚未遑柔懦者苟且偷生黠傑者恃強玩法老儒耆德半就凋零新學時髦自爲風氣夫何典章文物之足云歲丙寅余承乏是邦值大兵之後徵發期會功令嚴切撫字凋殘心勞計絀適前宰邑紳王君聿望以所輯泗陽志稿見示且謀付梓以垂久遠披覽一過見其體例精詳事文華瞻凡地方之利病民俗之淳澆時局之變遷吏治之隆替莫不因端竟委釐然渙然爲治者誠能手此一篇如暗室得燈而光明四徹如瞽者得相而步趨有準如登大匠之門削墨引繩而不慮偏規錯

泗陽縣志

卷首

序

又七

矩如入五都之市左宜右有鬻貴販賤而無不養欲給求於戲諸君子用心之勤如是是亦可以傳矣亟爲措貲付諸剞劂氏以期其成抑余重有感焉泗陽之始爲桃源自元初設治歷有明一代迄於前清康熙甲子凡四百餘年文登蕭公綱菴始爲作志又三百年至民國紀元桃源易名泗陽歷城李君蔭菴謀於諸君子因桃源舊志爲泗陽新志稿具未及觀成受代以去余於兵事倥傯之際權篆數月而適與斯役然則此邦文獻乃若於我齊魯人有密切之關係焉余愧無二公政績而因緣際會適觀其成寧非厚幸也歟爰濡筆而爲之序

中華民國十五年歲在丙寅孟秋署泗陽縣知事齊河郝金章撰

民國

第一  
次修

泗陽縣志敘

邑志之失修將二百年矣庚申辛酉之交余再返里與邦人諸友上下論列慨然於文獻之就湮謀所以纂輯之僉曰善哉顧蒐集材料匪易則仿近世書報社先例廣告徵文每千字酬銀若干惟以文簡事賅爲準其先輩著作或存稿或刊本則以原書爲上若夫學術事功義烈貞孝傳誦人口信而有徵者則以確考年時詳敘事實爲先需之又久材料頗集僉曰是可以從事編輯矣又爲詳訂體例擬具編輯大意取通史之法較諸家之長別爲圖表志傳四綱使文以義起事以類從得三數通敏之才相與條貫綴屬其成書也日月可冀乃又不然余既遠客京師不能躬親局務其諸在籍文士與志事有關者或舍業而嬉或驚名而廢歟則虛糜歲亦屢

泗陽縣志

卷首  
序

八

易而殺青終於無望嗚呼是亦余之過也癸甲之際老友王君慰亭陶君卓如先後歸里懲余之往轍能言而不能行也則坐守局中專心致志目無他營者凡七閱月選聘人材調查檔案及與官廳交涉籌措經費一切事務王君主之至於編輯雖有唐君香九蔣君星府胡君雲卿張君紫藩陳君啟人諸君子分門擔任而選材運匠鴻篇鉅製一切文稿陶君主之蓋非王君無以理其繁非陶君無以集其成也是役也刻期短而程功速者則二人之力居多既脫藁陶君復挈之至京師就商於余余讀既終篇仍無以異於前定之義例而搜採闕富考證明確有出余意料所不及者雖其中微有商榷而大體弗能更易則信乎凡事需人而後成也雖然談何容易哉吾人生乎百數十年之後而欲紀述百數十年以前

之政治風俗嘉言懿行耳目既有所不接加以滄桑變易文史無徵其得之所見所聞所傳聞者言人人殊折衷鮮據間有鄰邑志乘私家紀載東鱗西爪亦僅存什伯之什一脫漏爲多然則是書之成焉敢云毫髮無憾乃或憚而不爲再閱數十年百年並此見聞異辭而亦失之更何從載筆而諸君子毅然決然爲之固已置知我罪我於度外余尤望後有作者補其闕而正其謬則亦諸君子所拜禱而祈者也而又何憾焉

中華民國十四年夏五邑人張相文謹敘

民國

第一  
次修  
泗陽縣志序

國志起於省省志起于縣縣顧可無志乎志必數十年一修始克信今而傳後吾縣志書自康熙二十六年蕭令創于前乾隆三年睦令修于後迄今失修者幾二百年矣由今日上溯咸同光宣時代未遠私家之著述遺老之傳聞猶能約略其梗概自咸同以上乾隆以下百數十年中卓卓可傳之人物當復不少茫茫墜緒孰與追尋當此新舊絕續之交而使一邑之忠臣孝子名儒顯宦烈士賢母節婦貞女賚志泉下莫由發潛德而闡幽光則士之辱也况自民國以來新政迭出官制變矣科舉停矣議會立而自治有基水利修而旱潦無患農林商埠實業日漸擴張郵電路航交通日形便利此皆新政之卓著者也惟是學堂偏立科學盛而國粹衰附稅

泗陽縣志

卷首  
序

十

增加田賦重而民力困識者憂之凡茲利弊之所關胥恃邑乘爲紀載庶後之人有所考鏡得以損過而就中志之修顧可緩與前此屢議興修而卒未成者患在散而不聚今年春聿望由直旋里李縣長蔭荈屬以總纂之事重以桑梓義務弗敢辭然獨力焉能肩鉅任陶君卓如博洽士也在地學會主筆有年適自京師歸蔣君星府陳君啓人自閩歸張君紫藩自甯歸合在籍之唐君香九胡君雲卿李縣長皆羅而致之聚數老學究于一室朝而徵文夕而考獻如百工居肆不牽于異物積極進行弗成弗措而吾縣長尤能熱心公益籌備周至凡食用各費按月支應無少乏羣策羣力官紳一氣自夏歷五月開局至於歲終舉二百年未竟之志業凡七閱月而適觀厥成是皆賢長官提倡之力也諸同人襄贊之勞

也 聿望敢自以爲功哉雖然功不敢居而過或難免其間微  
訪容有未徧體例容有未精文字容有未工校對容有未確  
倘邦人君子匡正而指導之幸甚至編纂大綱張君蔚西所  
擬已盡美善蕭規曹隨無事更張云

民國十三年甲子十二月邑人王聿望謹序

桃源縣舊志序

自癸亥歲皇上允大臣請令天下郡縣皆修志蔚曾受中翰羅公龍山命修縣志東鄙猶然況大邦乎諒天下之爲邑者無小大皆有志矣丙寅冬蔚始膺一命蒞桃邑兩閱月各上臺修志之檄七八至駭詢之乃知天下獨淮屬之山陽安東及桃三邑無志然山陽物華天寶之區而亦同桃源無志也耶桃之民以十分計水去其七蝗蝻又去其二賴前藩伯慕公有微臣目覩一疏尙得遺民一分歲修失去一分之三衙門念餘皆有役又去一分之一二送銀鞘解逃人曳撥兵船絳非一分之四五不可然則桃源猶有民哉抑豈無民但無歇肩之民耳民且皆家下河嚴檄各縣募夫老幼惶愕盡廢生理本府單公懇詳淮揚道魯公公悉其困力請部院孫公

公惻然免之卽此知桃邑雖有民猶無民也桃之士多被黃河衝潰幸河憲靳公添築遙縷二堤民恃以不恐但沃者皆瀕河有例許植官柳柳已無算礮者悉沉沙泥中若陸城吳城兩鄉爲魚鼈所占過半矣餘皆湖蕩能豐茂草春冬猶有涸時夏秋則波濤撼及牀席人皆構巢而居也桃之物水雖多無蓮芡魚雖多盡魴魮布帛絲枲販自他邦棗栗蕉菱輳於過客是民不能自養土不能養人物不能爲養居官者性雖好貪亦無可貪性卽好廉亦桃能成之較之仕能養官之邑而官不以爲養者自不侔也且盈眸皆如雪落之羽書聒耳有似雷奔之驛馬諸如十日不能辦必限一夜備者一月內又凡有幾近遵撫軍趙公教限期講心學因有親諸生之時談及刻志四座皆驚以爲無遑也昔桃有所出時猶未暇

及況今日乎蔚告以凡事宜求之己耳己能儉自有餘貲己能勤自有餘力己能容自有餘時今己閱丁卯及夏矣以丁卯而成癸亥之書且以丁卯而成癸亥以前不知經幾癸亥之書何怪乎諸生驚書既成偕競幸數百年之邑而一旦有書雖然非書也乃鄭監門之圖耳倘各上臺覽而生憐爾必更悔書不蚤成徒使延佇以至今日也夫康熙二十六年丁卯律中蕤賓之月古桃園令東魯蕭文蔚撰

重修桃源縣志序

余奉簡命總督江南河道職掌所關歲屢周行巡視經過之處除察核水汛物料及籌畫堤掃工指授方略外輒詢及地方情形城郭若何倉庫若何學舍祠廟若何公廨若何驛站若何田賦之繁簡完欠若何戶口之盈縮若何風俗人物之淳漓盛衰若何無缺略否有起色否抑瘠疲而不能振刷否因以識令茲土者之賢不肖而爲之咨嗟爲之獎詔爲之勸勉提撕期於共底循良以仰答聖天子爲國用人祿養臣工之至意桃源古宿預淮濱地元始改爲桃源屬淮安府天文兼徐揚分野地處窪下險工林立昔年河決爲患民罹昏墊地方凋敝閱舊志令人不堪卒目雍正八年余在蘇藩任內爲地擇人見睦令人尙誠實不事雕琢心地亦復明白知其

必能認真辦事於地方不無少補時任上海丞因詳委署茲土撫軍尹亦樂從焉越二年而實授既余來淮浦廉其政迹頗見稱於士民之口閱工過桃見邑中諸事果皆就緒地方亦殊改觀迥非昔比余益勉之乾隆二年十二月初九日余視河從毛城鋪歸宿桃之北門工睦令持所修桃源縣志請序余惟志之作所以紀一邑之事蹟使不至歷久而無傳且以備國家採擇焉甚盛舉也邇者朝廷念紀載之重特命督撫大臣纂修省志檄行府州縣取向所有舊志悉以陳其間有殘缺不堪者有並無鏤版者羽催飛下殊費周章令操管者毫無援據其將何所取裁乎缺一邑卽不成全書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然而簿書執掌才短事煩日不暇給能及此者蓋鮮矣况桃源當水陸衝道尤爲繁劇也乎睦令能留

心於此其可嘉也已至於志之體裁宜酌古準今欸目宜無遺無混叙述宜簡當該括援引宜確切詳明睦令以孝友端方才可辦事而文亦可觀保舉出身自能擅長余不具論是爲序

時大清乾隆二年歲次丁巳臘月念吉總督江南河道提督軍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高斌題於清江官署